



伊恩·兰金作品系列

任血流淌

Let It Bleed

(英) 伊恩·兰金 著
崔萍 刘怡菲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任血流淌

Let it bleed

(英) 伊恩·兰金 (Ian Rankin) 著

崔萍 刘怡菲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任血流淌 / (英) 兰金 (Rankin, I.) 著; 崔萍, 刘怡菲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5133-0178-7

I. ①任… II. ①兰…②崔…③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04439号

LET IT BLEED by IAN RANKIN

Copyright: © 1995 BY JOHN REBUS LIMITE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11 NEW STAR PUBLISHER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任血流淌

(英) 伊恩·兰金 著; 崔萍 刘怡菲 译

责任编辑: 邹 璠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严 冬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176千字

版 次: 2011年3月第一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178-7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说 明

第一次听到滚石唱片《任血流淌》时，我不喜欢这种音乐——在十多岁时，我只听马克·波伦^①——但我姐姐的男朋友是滚石的崇拜者。尽管我几乎不明白这种音乐的含义，但我觉得旋律确实很迷人。我可以听出音乐中含有某种“肮脏”的东西，它暗示了性、放荡、暴力和毒品。

二十多岁时，我已经写了两本书，还在伦敦兼职做音乐记者和高保真乐器评论家。由于录音十分出色，《任血流淌》成了我经常听的唱片。一九九四年，我开始写第七本“雷布思探案系列”，并鼓起勇气借用这张唱片的名称作为这部小说的书名。虽然故事发生的背景是爱丁堡的严冬，但实际上我是在法国西南部的寓所完成的，大部分时间是炎炎夏日。我不确定写书能否为我的内心吹些冷气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是非常了解的：在爱丁堡寒冷的日子里，你绝对希望供热系统能够正常工作。所以就有了标题中的双关语——雷布思真正希望流血的是暖气片。

虽然《任血流淌》中有很多打斗场景，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一本充满感情的书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近雷布思的内心，了解到他为什么喜欢音乐和酒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对写出好的侦探故事，重塑雷布思的世界很有信心。

现在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了解雷布思所想的東西。他也很开心，因为他可以开怀畅饮，抽烟，听音乐。

在《任血流淌》这张唱片中有一首歌是关于波士顿连环杀人犯的。米克·贾格尔^②在那首歌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案件。米克感兴趣的東西也是我所钟爱的，我的下一本书将会证明这一点。

伊恩·兰金

二〇〇五年五月

①马克·波伦 (Marc Bolan, 1947—1977)，华丽摇滚 (glam rock) 的始祖之一。

②米克·贾格尔 (Sir Michael Phillip “Mick” Jagger, 1943—)，滚石乐队的创始人之一，担任乐队主唱。

目 录

1	桥
99	碎片
255	死局

桥——

1

一个冬天的夜晚，爱丁堡传来惊声尖叫。

一辆汽车被后面的三辆汽车追逐着，追逐的汽车里面坐着警察。黑夜里下着雨夹雪，狂风肆虐。在第二辆警车里，约翰·雷布思警督咬紧了牙关。他用一只手紧紧地握着车门上的手柄，另外一只手抓着前排座位的边缘。在驾驶员的座位上，总警督弗兰克·劳德戴尔好像年轻了将近三十岁。他又回到了青年时代，享受着飙车——甚至是有有点疯狂的飙车——所带来的力量感。他身体略微前倾，透过挡风玻璃观察着。

“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！”他这样叫了无数次，“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浑蛋！”

雷布思牙关紧咬着，无法张口作答。不是因为劳德戴尔开车技术不好……好吧，不仅仅是因为劳德戴尔开车技术不好，还有天气也让雷布思感到不舒服。当他们来到巴腾立交桥第二个环道的时候，雷布

思觉得他们车子的轮胎已经失去了与光滑地面间的接触。轮胎本来就不是全新的，可能翻新过。气温已经接近零度，雨夹雪正打算把他们冻僵。他们现在已经出了城，甩开了红绿灯和十字路口。在这里追车应该安全一些，但是雷布思并不这么觉得。

在前面的汽车里坐着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，紧追其后的车子里是一名警员和一名警长。雷布思从他们的后视镜里看到了自己车子的车头灯。他从乘客座位旁边的窗户向外望去，天哪，外面可真黑。

雷布思想：我可不愿意在黑暗中死去。

发生在前一天的电话里的对话——

“拿一万英镑来，我们就放了你女儿。”

父亲舔了舔嘴唇：“一万？太多了。”

“对你来说不算多。”

“等等，让我想想。”这位父亲看了一下便笺纸，雷布思刚刚在上面快速写下了什么。“时间太紧迫了。”他告诉打来电话的人。雷布思用一个耳机听他们的对话，眼睛盯着默默转动的磁带。

“你的这种态度会让她受到伤害的。”

“不要……求求你。”

“那么你最好把钱准备好。”

“你会让她跟你一起来？”

“我们不会骗你的，先生。一手交钱一手交人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我们今天晚上会打电话告诉你细节。最后一件事，不要让我看到警察，明白吗？如果让我看到任何警察的迹象，甚至听到远处的警笛

声，你就等着到合作社的殡仪馆给你女儿收尸吧。”

“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！”劳德戴尔叫道。

雷布思感觉自己下巴的肌肉放松了：“好的，我们会抓住他们的。你为什么不放松一点？”

劳德戴尔看了他一眼，咧开嘴笑了：“没有酒喝了吧，约翰？”然后他又加速超过了一辆运输车。

打电话的人声音听起来很年轻，像是来自工薪阶层。他把“明白”说成“蒙白”；他提到了穷人去的合作社；他用嘲讽的语气说“先生”二字。年轻的工人阶层，可能还有一些幼稚。不过雷布思并不确定。

“法夫的警察正在桥的另一端等着呢，是不是？”他坚持说，声音盖过了发动机的轰鸣。劳德戴尔把破旧的离合器拉到三档。

“是的。”劳德戴尔表示同意。

“那么我们还着什么急？”

“别太松懈，约翰。我们要抓住他们。”

雷布思明白他上级的意思。如果前面那辆车过了前面的公路桥，就到了法夫。法夫的警察设了路障在那里等着。那样的话抓住他们的就会是法夫警察。

劳德戴尔在用无线电和前面的汽车说话。他用一只手开车和两只手开车的技术差不多烂，把雷布思从一边晃到另一边。劳德戴尔再次把无线电放下。

“你怎么想？”他问，“他们会拐到昆斯费里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雷布思说。

“前面那两辆挂着 L 牌子的车^①觉得他们会直走，而我们会在收费站抓住他们。”

由于害怕或者肾上腺素的驱使，他们大概真的会一直走。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，好像为你的生存本能戴上了眼罩；你一直朝前走，什么也不想，也不走岔道；你的脑海里只剩下“逃跑”二字。

“你至少可以系上安全带。”雷布思说。

“我可以。”劳德戴尔说道，但是他没有。年轻的赛车手不系安全带。

快到最后一个高速公路出口了，前面那辆车加速过了出口。现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，只能过桥。高高悬挂在头上的路灯在快到收费站的地方越来越亮。雷布思有种疯狂的想法，逃犯会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停下来付钱。摇下窗户，找零钱……

“他们在减速。”

路一下子变宽阔了，多出了六个车道。在他们前面就是一排收费站，收费站前面的桥转了九十度的弯，轧钢卷放在车道中间阻止交通，所以即使在晴朗明亮的白天，开车的人也看不到远处的情况。

“他们确实在减速。”

现在四辆车的距离已经很近了，雷布思头一次看清了他们所追逐的车子的尾部。这是一辆以 Y 开头的福特科蒂纳。他的车头灯照出了里面有两个人，司机和乘客都是男性。

“也许她在行李箱里。”他不确定地说。

“也许。”劳德戴尔同意他的话。

“如果她不在他们的车里，他们就没法伤害她。”

^①在英国、爱尔兰和新加坡，初学者上路时车辆前方和后方需要悬挂写着“L”的方形牌子，代表“Learner”。这里警督是在调侃前面级别较低的同事的车。

劳德戴尔点点头，他并没有真正在听，而是再一次伸手去拿无线听筒。听筒里杂音很多。“如果他们上桥的话，”他说，“就搞定了。那里是死路一条，他们逃不掉的，除非法夫的警察搞砸了。”

“那么我们就待在这儿？”雷布思提议道，而劳德戴尔只是笑了笑。“还是追上去吧。”雷布思说。

可是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嫌疑犯的车尾灯变成了红色。他们在刹车？不，在倒车，而且速度很快。他们狠狠地撞上了前面那辆警车，把它挤向了劳德戴尔的车。

“浑蛋！”

然后前面那辆车又开始跑了，疯狂地转向。它朝着一个关闭的收费闸口驶去，撞上了护栏；没有撞断，但挤开的空间已足够让车子通过。金属与金属撞击的声音传来，然后他们就这样跑了。雷布思简直无法相信。

“他们在逆行！”

他们确实是在车道上逆行，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这样做。那辆车加快速度，在向南的行车道上向北行驶，车头灯开到了最亮。前面的警车犹豫了一下然后追了上去。劳德戴尔看上去也准备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是雷布思伸出一只手，使出全部的力气拽住方向盘，使他们又回到向北方向的行车道。

“蠢蛋！”劳德戴尔猛踩油门。

已经是深夜了，路上没有什么车。尽管这样，前面那辆汽车的司机还是有危险。

“他们只封锁了一边的车道，是不是？”雷布思说，“如果那些疯子到了另一边，他们会跑掉的。”

劳德戴尔什么也没说。他在看着道路中央分隔带的另一边，确认

另外两辆车都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。当他伸手拿无线话筒的时候，他失去了控制。车子擦到了右边，然后以更大的力度冲向左边，重重撞击着金属护栏。雷布思不愿去想前面几百米下方的福斯湾，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维。他曾经有几次徒步经过这座桥，道路两边的人行小径他都走过。那是很吓人的经验，无时不在的风似乎要把人卷进河里。他的脚尖感觉到了压力，那是对高度的恐惧。

在另一个行车道上，灾难无可避免地降临了；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眼前发生：一辆铰链式卡车在上坡爬行之后开始加速，却看到了本来应该是行车道的地方出现了车头灯。嫌疑犯的车已经从两辆迎面而来的车中间挤了过去，正要从车道的外侧和卡车中间通过。但是铰链式卡车的司机慌了手脚；他把车开向车道的外侧，手已经不听使唤，但是脚仍然死死踩在加速器上。卡车撞到了金属栏杆上并且被抬了起来，悬在中央隔离带的上方。中央隔离带本身也是用铁丝围成的，它挂住了卡车的拖车部分，而驾驶室却直冲向前，和后面的车厢脱节并且驶向朝北方向的车道，火花和水珠四溅，径直冲向雷布思和劳德戴尔的行驶路线。

劳德戴尔尽力去刹车，但是已经躲不开了。驾驶室是斜着过来的，占据了两个车道。没有地方可走了。雷布思只有几秒钟去接受这个事实。他感觉整个身体在缩小，浑身都是要害。他把膝盖拱起来，脚和手都靠在仪表盘上，头搁在腿上……

砰。

他的眼睛睁不开了，只有持续的嘈杂声和疼痛感。有什么东西打到了他的颧骨，然后又消失了。有玻璃粉碎了，就像冰块破裂的声音一样；还有金属被扭曲的声音。他感觉到他们的车子在后退。更远的地方还有别的声音。更多的金属，更多的玻璃。

铰链式卡车的冲力减弱了，在与它相撞的汽车前停住。雷布思感觉他的脊柱要断了。“颈椎屈伸损伤”，他们是不是这样叫的？他倒觉得更像是被砖头和木板砸伤的^①。汽车停了下来，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他的下巴受伤了。他朝驾驶员的座位上看去，心想劳德戴尔肯定会莫名其妙地责骂他一通，可是他的上司已经不在那儿了。

哦，他的屁股还在那儿，从一个古怪的位置——前挡风玻璃处——盯着雷布思。劳德戴尔的脚卡在方向盘下面，一只鞋掉了。他的腿吊在方向盘上。至于他身体的其他部分，好像趴在剩下的发动机盖上。

“弗兰克！”雷布思喊道，“弗兰克！”他很清楚不能把劳德戴尔拖回车里；他很清楚此时不能碰他。他试着打开车门，但是那已经不能叫“门”了。所以他解开安全带，从挡风玻璃那里挤出去。他的手碰到一块金属的时候，觉得像在火上炙烤一样。他咒骂着把手抽开，看到自己把手放到没有盖子的发动机组上了。

后面的车都停了下来。带有副警长和副局长标志的车还在行驶。

“弗兰克，”雷布思安静地说。他看着劳德戴尔的脸，血迹斑斑但是仍然活着。是的，他确定劳德戴尔还活着。只是有些……他一动不动，你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还在呼吸。但是还有一些东西，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仍然存在，一直没有离开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有人问他。

“帮帮他，”雷布思命令道，“叫辆救护车。检查一下那辆卡车，看驾驶员有没有受伤。”

然后他朝另一个车道看去，他所看到的景象让他打了个冷战。一开始他无法相信，至少无法完全相信。然后他爬到把两个车道分开的

^①颈椎屈伸损伤（whiplash），在英文中由鞭子（whip）和抽打（lash）构成，雷布思在此处称自己被砖头和木板打伤（birck-lash, slab-lash）是个文字游戏。

金属栏杆上，于是他相信了。

嫌疑犯的车已经完全偏离了车道。他们不知怎么撞弯了防护栏，冲过了人行道，还有足够的马力使他们通过那道隔开人行道和福斯湾的最后的护栏。寒风在雷布思周围呼啸，把雪吹进他的眼睛里。他眯起眼睛看过去，科蒂纳还在那儿，悬在半空中，它的前轮通过了护栏，但是后轮和行李箱还在人行道上。他在想行李箱里可能装着什么。

“噢，天哪。”他说。然后他开始翻过粗大的金属栏杆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有人喊道，“回来！”

但是雷布思没有停下来。他几乎感觉不到脚下踩空；相邻栏杆之间的缝隙比栏杆还要宽。烫伤的手掌扶在冰凉的金属上，让他感觉很舒服。他经过了卡车的后部。它已经停下来了，一半停在车道上，一半停在车道中间，侧面有“拜厄斯运输”的标志。天哪，真冷，都是外面那该死的风。但是他还是感觉到自己在出汗。“我应该穿件大衣，”他想，“我会死掉的。”

然后他上了车道，那里横七竖八地停着许多车。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留有适当的空隙，并不宽，但让空气变得新鲜。科蒂纳冲出去时撞弯了护栏。雷布思踩在上面，然后从上面跳到人行道上。

两个少年正挣扎着从车子里出来。

他们必须爬过自己的座位，爬到车子的后面才能出去。从前门出来的话只会掉进海里。他们惊恐地左顾右盼着。北方传来了警笛声。法夫的警察正在赶过来。

雷布思举起手，两个穿制服的警官跟在他后面。少年没有看着雷布思，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制服。他们明白简单的道理，知道制服意味着什么。他们再次环顾四周，想找到一条并不存在的逃生之路，然后他们其中的一个——金色头发，高个子，看上去年龄大一点——抓

住年轻一点的男孩的手，开始把他往后拉。

“不要做傻事，孩子。”其中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说。但是说归说，没有人听他的。这时两个少年已经靠在护栏上了，离撞坏的汽车只有十英尺左右。雷布思慢慢地朝前走，打着手势向他们说明自己是朝汽车走去的。撞击使行李箱弹开了一英寸。雷布思小心翼翼地打开它，朝里看去。

里面什么人也没有。

当他关上行李箱的时候，汽车摇晃了一下然后又停了下来。他看着年纪大一点的少年。

“外面太冷了，”他说。“跟我到车里去吧。”

事情是慢慢发生的：金色头发的男孩摇了摇头，似乎还带着微笑，把手环过他朋友的身体，看上去不过是在拥抱他。然后他继续靠在护栏上并且继续后倾，他的朋友和他一起，没有一点反抗。他们的廉价运动鞋在空中停留了一秒，然后滑了下去，双腿翻过护栏，消失在黑夜之中。

也许这是自杀，也许是逃跑，雷布思后来想。无论是什么，结果肯定是死亡。当你从那么高的地方跳进水里的时候，就像撞在混凝土上一样。那样彻底的坠落，穿越黑暗；他们没有叫，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也看不见迎向他们的水面。

但是他们没有碰到水。

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刚刚从罗塞斯海军工厂驶出，向海上进发。他们撞到了船上，身体嵌进了金属甲板。

这样，就像每个人回到警察局后说的，倒省得警方的潜水员在零度以下的水中打捞尸体了。

2

他们把雷布思带到爱丁堡皇家医院。

他坐在一辆警车的后面。劳德戴尔躺在救护车里，还没有人知道他的伤到底有多严重。罗塞斯方面通过广播和护卫舰取得了联系，但那时船员已经找到了尸体。有人听到了他们撞在甲板上的声音。护卫舰正赶回基地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使甲板恢复原形。

“我感觉就像自己被锤子打了。”雷布思对医务室的护士说。他认识她；不久以前她刚给他处理过烫伤，涂上药膏，缠上纱布。她离开小房间的时候笑了笑，留下他躺在检查用的床上。当她离开以后，雷布思变了一副模样。劳德戴尔从挡风玻璃处飞出去之前，拳头打伤了雷布思的下巴。疼痛感越钻越深，好像要传到他牙齿里的神经。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难受，只是浑身发抖。他把手举起来放在前面。是的，他永远可以把发抖归咎于撞车，尽管他知道自己这些天来一直在发抖，和撞车无关。他的手指起了很多水泡。缠纱布时，护士问他是怎么